

台湾外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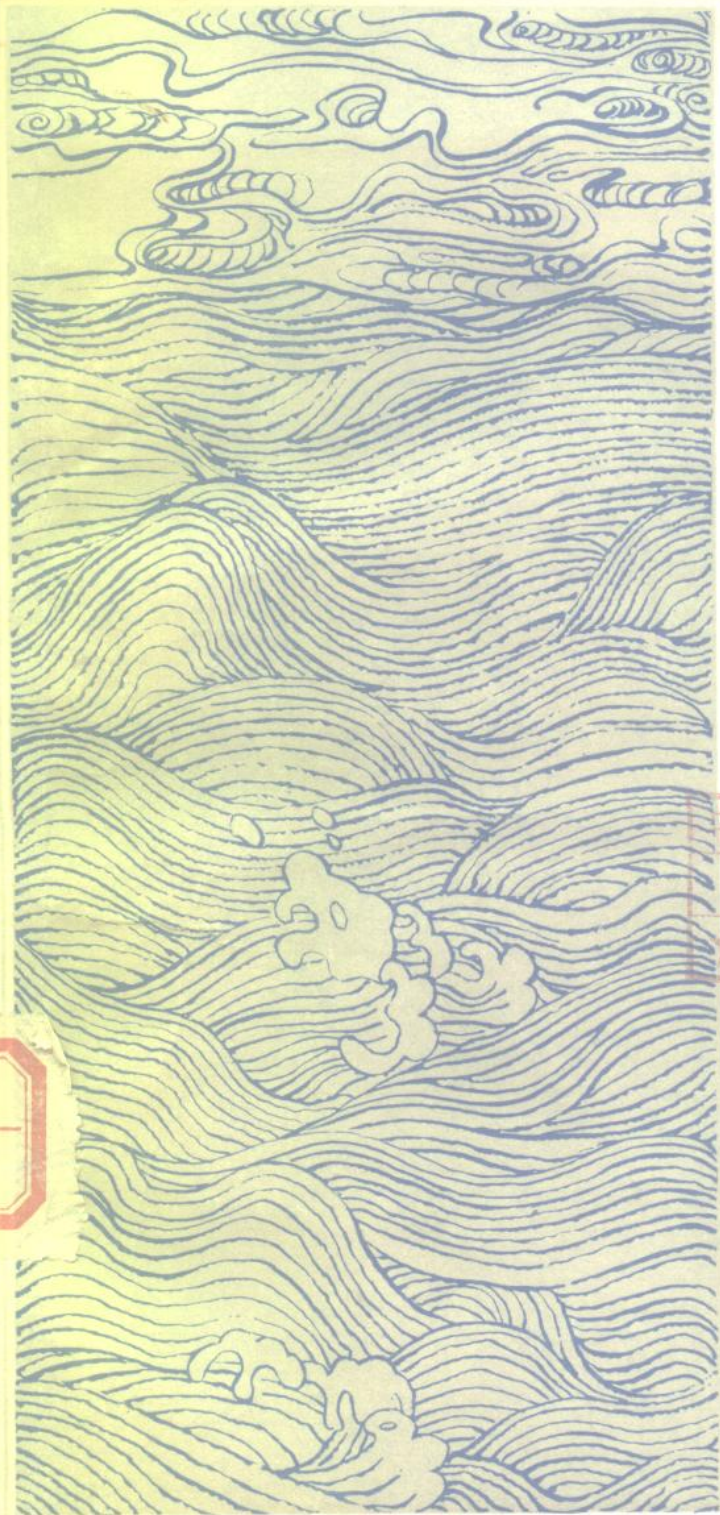
江日昇撰

中央社会主义学院

图书馆

★藏书★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K295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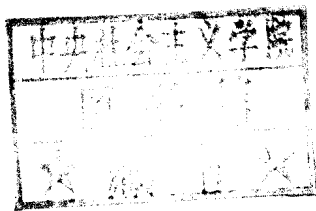
4

53006

閩台史料丛刊

台湾外记

(清)江日昇 撰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福州



200227290

台 湾 外 记

(清) 江日昇撰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12.25印张 2 插页292千字

1983年 8 月第 1 版

1983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300

书号: 7173·566 定价: 1.40元

校 点 说 明

《台湾外记》（或称《台湾外纪》、《台湾外志》）的版本，已知者有求无不获斋刊木活字本三十卷、求无不获斋刊大型本三十卷、求无不获斋刊小型本十卷、上海申报馆铅印本三十卷、上海进步书局石印笔记小说大观本三十卷、上海均益图书公司铅印国学丛书本上下两卷、台南海东山房铅印本三十卷、台湾文献丛刊铅印本十卷、台湾世界文库四部刊要铅印本三十卷、上海古籍书店复印清咸丰间抄本三十卷等十多种。在这几种版本中，我们选择了台湾文献丛刊本作为底本，因为它是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的两种抄本，再参考其他五种版本点校出来的，不仅“增补八千余字，改正三千余字”，而且篇首还有作者自序和陈祈永、彭孙楷、郑庆发这些人的序言，内容多出很多，在原本不可得见的今日，应该承认是较好的一种了。

以上各种版本，多数是三十卷本，少数是十卷本。从许多方面看，似乎可以说十卷本是较早的一种，三十卷本是由十卷本演变而成，且为了逃避文字狱而采取章回小说的体裁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的一种抄本，共有五十卷一百回，用了二十三次的“话说”或“却说”，而仍有五十次在章回开始时使用年月，有二十七次直叙事实，足规其变迁的迹象。作者自谓“诚闽人说闽事，以应纂修国史者采择焉”，“口传耳授，不敢一字影捏”，陈祈永序称“洵志乘之大观，班、马之伦比也”，彭一楷

序称“笔力古健，雅有龙门班掾风”；吴存忠序称“而东旭之才情议力，直与老庄班马照映先后”；无一不以正史目之，可资一证。

我曾将《台湾外记》与《先王实录》从头到尾校勘一遍，发现从永历三年九月王起俸投降至永历十五年二月一日祭江复台，前后所记各次大小战役以及友军之联系、士卒之挑练、提镇之任免、粮饷之搜集等近一百七八十起事件中，不论人名、时间、地点、过程，几乎完全相同。当然也有若干例外，如永历四年定计诱杀郑联，永历五年中左被袭时曾樱之死，永历六年周全斌献策固守两岛，规取漳泉，永历七年鲁王来厦，永历十一年郑鸿逵死后“戒严防备”，永历十三年围南京时成功拒谏，允“宽三十日之限”等等，这些牵涉到军政全局和郑氏亲族而为《先王实录》所不敢记或不及记的事件，在《台湾外记》中倒有更大胆的叙述。在永历十五年二月一日祭江兴师以后，有些在大陆发生的变动，如黄安等二程抵台，郭禄、蔡义降清，黄梧献灭贼五策及芝龙一家弃市等，均与事实完全相符；而有些复台实况，如在金门待风十余日，在澎湖阻风七日，官兵乏粮至以木子充饥，及与荷兰人的具体战斗等，所记则有一定的出入。这表明作者本人没有到过台湾，只能从某些从征者的传述中得到若干不甚完整的资料。

本书的后半也曾和阮旻锡《海上见闻录》、夏琳《海纪辑要》、郑亦邹《郑成功传》、施琅《靖海纪事》、姚启圣《忧畏轩奏疏》、杨捷《平闽记》等进行互校，基本上也是大同小异。《靖海纪事》在平台前后的十四篇奏疏中，外记收录了十三篇，此外又有郑经与明珠、耿继茂、耿精忠、吴三桂、尚之信、康亲王、姚启圣、喇哈达诸人的信件以及计赚郑泰、开发台湾、耿郑反目、七府尽失种种事迹，亦多为他书所未见，弥足珍贵。

卷一、卷二所述大部分也是史实，但有的由于传闻失误，如

芝龙败谋日本和李魁奇并杀陈衷纪等，有的由于当时见识水平的限制，如谓王三宝教荷兰制船、揆一王为国王之弟等，以及某些符谶风水的说法，但究竟数量无多，未足为白玉之玷，应该承认绝大部分记载还是可信的。

本书在校勘时曾参考上海古籍书店复印的咸丰间抄本（简称古籍本），从中增补了六十四处，四百一十四字，又依据古籍本、进步本、《先王实录》、《靖海纪事》、《福建通志》及其他有关著作校正了二百零八字，此外还有若干编排失当和符号错讹之处也加以改正，许多校改工作是厦门大学图书馆李秉乾同志完成的，福建教育学院郭祝煊同志也参加了本书的标点工作，谨在此表示谢意。

陈碧笙

一九八二年四月

自序

余历稽帝业之正，莫如我世祖章皇帝也。世祖当甲申之变，整提一旅，戡乱除奸，应天顺人，承继大统。以及今上，万国宾服。惟台湾郑氏与二三故老，遵奉旧朔，孤承海外，恃波涛之险，来往倏忽，骚扰边陲，费朝廷无数金钱，以至迁移五省，屡勤南顾之忧者四十年。其间英杰没于王事者，指不胜屈，是杀运之未尽故也。迨至杀运告终，盛世将见，天必生散金之姚公以抚之。施侯六月兴师，果敢在于人谋，一战决计，见机体乎天意。遂将台湾荒服之地，为朝廷收入版图，四海归一焉。但成功暨年儒生，能痛哭知君而舍父，克守臣节，人事未可泯。况有故明之裔宁靖王从容就义，五姬亦从之死，是台湾成功之踞，实为宁靖王而踞，亦蜀汉之北地王然。故就其始末，广搜辑成。诚闽人说闽事，以应纂修国史者采择焉。

时康熙四十三年岁次甲申冬至后三日，九闽殊浦东旭氏江日昇谨识于云阳之寄轩。

陈 序

余司铎南诏，于康熙四十八年己丑春，获交珠浦江子东旭，盖循循然重厚博物君子也。嗣出其所辑台湾外志凡十卷，而囑叙于予，予读其书，起明季拥众，纪我朝归顺，垂六十年。其间岛屿之阻绝、城垒之沿革、镇弁营将忠义背逆，以至朝廷之征讨招徕、沿海之战征区划，靡不广罗穷搜，瞭如指掌间。洵志乘之大观，班、马之伦比也。

盖尝论之：作史有三长：曰才、曰学、曰识。非具旷世之才者，不能盱衡千古，驱策百家；非负盖世之学者，不能参稽明备，讨论精详；至其权衡统系，斟酌褒讥之得宜，尤非抱卓绝之识者不办也。故作史难，而作偏隅之史为尤难。考成功以有明赐姓，避窜台湾，奉永历故朔三十有七年。迹其仗义执言，全发守节，庶几齐田横遗风，不可谓非伟男子；然以我朝视之，则固胜国游魂、海隅穷魄也，律以犯边梗化，夫复何辞？作史者当圣朝全盛之时，记边岛窃据之迹，使孤忠遗愤，获伸于光天化日之下，不戛戛乎其难哉！今是编所记郑氏，于其不忘故国也，如睹间关百奥，天威咫尺之诚；于其接遇王孙也，如见相依为命，保护备至之谊。忠肝义胆，赫赫如在目前。至叙今皇帝之殷忧南顾，议抚议剿，六月兴师而郑氏宾服，台湾底定，殆亘古未有一统之天下也。非江子才学素优而抱卓绝之识者，焉能办此哉？他如宁靖王之就义从容、五姬从死，与夫忠臣义士、閩閩节烈者，尤惓惓三致意焉！江子岂独备史氏之三长，

抑且有功于名教，立頑起懦，不朽矣！

三山弟岷源陈祈永拜题

彭 序

康熙四十七年戊子春正月，余游闽峤，寓芝山兰若，获交山阴余元闻。一日，论有明崇祯帝谥法，遂出其先王父武贞公奏疏暨遗稿见示，中有《辨思烈谥号》一书，极光明正大；而其谥为毅宗正皇帝者，是先生一人之硕论也。先生讳煌，字武贞，登天启乙丑进士，为殿试第一人，入史馆，直谏敢言。捧诵之下，令人想见古大臣遗风。第运丁阳九，不获展其大有为之志，可叹也！

元闻手一书，其标目曰《台湾外志》，纪我朝新辟台湾，海外从来未有之土地也，识明季海上郑氏事最详。笔力古劲，雅有龙门班掾风。及询作者姓氏里居，始知为江子东旭撰。余因叹曰：“江子负如此才，不获纂修史馆，而乃沦落草野，成一家言以自见，其亦劳瘁矣乎！”江子为瓯闽士，性嗜古文词，不拘章句学，幼从其先人游宦岭表，悉郑氏行事，因编次其所见闻，备他日史官采取，其用心良苦。而因事直书，不置褒贬，积岁月以成，江子原无庸心于其间也。按郑芝龙投诚后，其子成功，据台湾海岛，故明王孙相依为命者，垂数十年；至癸亥归顺，又有宁靖王从容就义，至五姬偕从之死；江子独断以成功台湾之踞，是以宁靖王而踞也。其卓识宏深，且其间忠臣义士、孝子慈孙，与夫闺阁之节烈，罔不光如日月；即当日公侯将帅出入其门，不啻数十辈，而郑氏遂应五代诸侯之讖，可谓奇男子。江子今为之表

彰，不致海外荒服年久湮没，人皆谓大有功于郑氏，而詎知其有功于忠孝节义者为更多乎哉！故读是编者，可以教孝，可以教忠，可以教义，即闺阁闻之，亦莫不油然而生其节烈之心，有功名教，良匪浅鲜。异日以之登大廷，备史氏之阙文，江子与是书不朽矣！

余不敏，谨为数语，以弁其端。汉阳同学弟彭一楷拜手题。

郑序

天之生才，岂偶然哉？生是才，必有所以用是才。然生才不一，用亦不一：或隆以南面百城，或置之衡门泌水；又甚者，拂乱颠连，无以自立。不可谓如彼者，天生之，天用之，可以见才；如此者，天生之，天未尝用之，不可以见才也。盖必至是，乃所以空、乏、动、忍，使之奋发有为，名当时，传后世，加厚之以无容湮没者也。吾友江子东旭，其先君当胜国之末，尝统数万兵，见天命有在，归诚我朝，改武为文，授州守之职。东旭为幼子，最所钟爱，晨夕左右不离，习知时事，强记博闻，疏财重义，四壁萧然。噫！以如是之才，际用人不次之会，咸谓其必有合也。奈何命与时违，历落牢骚，所如不偶，行多坎壈。缘与友人计划，无如数何！欲为鸢鸣义侠，反成雀角谤疑，构讼岁月，徒倚县庭，因著《台湾外志》一书。

其书专为郑氏而作，始于明太祖，非欲著明之始，所以著郑之始也；首志颜思齐，所以志郑芝龙之始，又所以志开辟台湾之始也。成功赐姓，弱冠书生，以半旅师，踞金厦岛弹丸之地，抗天下兵，可不谓壮乎？审时度势，效虬髯所为，遁迹台湾，存明故朔，父子祖孙，相继四十年，终明之世，仅见一人。其间立心之诚伪、谋略之巧拙、部伍之严肃、将帅之勇骁、贤臣隐士之遗踪、胜朝宗室之潜寓，义士、忠臣、烈女、节妇，凡有所见，皆笔于书，及至施侯奏功，郑氏归诚，宁靖王尽节，五姬殉难。东

旭此书，以台湾之踞，实为宁靖一人而踞，宁靖王死而明绝，其卓识宏深，诚足千古。

噫！使东旭非构讼感愤，徙倚县庭，安得此书而传于世？太史公称西伯演易、孔子春秋以及离骚、国语、兵法、吕览、说难、孤愤、诗三百篇，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东旭具如是才，成此一家言，岂非天使之名当时，传后世，加厚之以无容湮没者乎？较之南面百城，其见才为何如耶？

余读是书，不能嘿嘿，爰叙其所作之之由。雲阳谊教弟郑应发顿首拜书。

余 序

余与江子东旭，计别二十有三秋矣！一旦既见于鹅城水滨，相视，其梦乎？真耶？鬚已苍、发已斑，幸颜如昨而力尚壮。遂相携登舫，市酒痛饮，索别后著述，出所辑《台湾外志》一书。展阅“凡例”，内有：“台湾地将灵矣，天必先假手颜思齐为之引子、红毛为之规模，成功为之开辟，俾朝廷收入版图，设为郡县，以垂万世。”则全部瞭如指掌，又何用细阅纪年章节哉？

但不细加详读，不知其盛衰有数，忠节有人，来脉去路，事迹茫然。是以典春衣、浮大白，竭二日夜之功，方悟太史展成先生《西堂集》中有“草鸡夜鸣，长尾大耳”之谶，兹卷首应之。展卷绎之，信天有善作文章手段：引子者，破承也；规模者，起讲也；开辟者，二比落题也；收为郡县者，中股结束也。文章成欤！何以见天之善作文章？当成功舍父忠君，其间诚伪，正曹操死于献剑、王莽死于下士，此固未足深论。第其守明故朔，邂逅台湾，与胜国宗室故老相守，矢志不贰，亦黄冠故乡，足以风后世为人臣者，且可以佐国朝开辟从未有土地，奠安天南半壁。假若犯江南归而金厦平，是文章之无作手，故战胜于一时，是天之正欲起讲也。台湾辟矣，成功遂死；金厦平矣，郑经即遁。红毛若不沈舟于普陀港，施侯若不遭戕于青水墩，台湾即得，亦是二比之劳。将为我国家乎？抑还之红毛乎？斯时荒芜草创，国家未必留之。还于红毛，台湾乃五省屏藩，地方辽远，红毛者，亦故

明之最防范，保无有宵小与合，为崇沿边。故天假之年数，俾水土可服，耕凿已繁，阡陌交罗；村落华美，圣庙兴矣，人物蕃盛。况周之仁，尚有管、蔡；汉之德，岂无彭、陈？又仗彼为甲寅变尾耿之后，为我国家遏闽、浙之炽，得复两粤、湖、楚、滇、黔，特釜鱼之游耳；是文章之顿拙落题也。丁巳（康熙十六年）之败，苟若从喇将军之劝，摇橹东归，退守其间，进贡受封亦可；则文章淡而无奇。必使刘国轩恃其狡黠，猖獗于漳、泉之间，亦灯将灭而光必为焰烈；此文章之波澜也。意将尽矣，自有散金姚督、必剿施侯，六月风涛，自然不兴，一战败北，束手是听；圣朝俎豆未必可毁，土地膏腴焉可轻弃？担承题留，设为郡县，诚东南长策；文章之结构也。将来可与粤琼甲乙，文人丘海，出为圣朝柱石；即郑氏数十载抗逆天威、残扰边疆，朝廷亦不深求，且锡以公爵。呜呼！招降不从，谋擒不得，天其相之，圣主赦之，其亦有深得于忠义二字之报哉！外志一书，天直假东旭之笔，发明彼定位乾坤、因时显晦之意。据事直书，而无猥谈琐语窜入其中，不致忠孝节烈、贤臣隐士，年久湮没。备采史氏，附光盛世，则凡耕耨于斯、聚族于斯、官守于斯，知其所自来。设置方略，毋放僻邪侈，弃本就末，受天时地利之厚泽；期奠安利益，节用爱人，副朝廷命官致治之深仁。实纪事之正，有益风化，自当垂其不朽。

余读竟，不胜击节。爰书数言，以弁其端。温陵庚弟余世谦子远氏书于鹅城舟居。

吴 序

天下无可轻之人物，亦无可弃之土地。盖土地与人物相表里；人能立节立名，则随其所至之处，皆成乾坤；人因地而杰，地亦因人而灵，如今日之台湾是也。

台湾本荒服，自古以来，未有人民居乎其间。迨郑成功避遁于此，草路而开斯土；子经承其基业，志仿田横，假明朔四十余年。虽抗逆天威，扰害沿海居民，然我皇上巍巍至德，休休有容，怜其忠义、弃其小嫌，历年遣官招抚，义不归诚；成功不失为守志之士，郑经亦不失为承业之子，是台湾因成功父子而重也。迨气运告终，而胜国子孙，有宁靖王朱术桂全家尽节！波涛为之叹声，风雨为之流泪，是台湾又因宁靖王而重也。呜呼！宁靖王死得其名，善矣哉！但郑氏握兵权于海隅，即前犯江南，后犯闽粤，是天下只知有成功与经，不知有宁靖王朱术桂也；设使术桂不死，则其名不传，亦与败叶腐草同寂寂而无闻，不凡为台湾之山灵所笑乎？惟其从容就义，无惭胜国遗风，不负成功开辟台湾之壮志，亦不负郑经固守台湾之苦心；且五姬慷慨轻生，气胜男子，而台湾之山川草木，能不因此而增光乎？今东土人心，顺天意而归本朝，遂将台湾之地收入版图，我皇上得此车书一统之盛，大沛恩膏，深加殄恤，俾番、汉生灵各得其所，是台湾又被帝德之光，将来甲于天下而愈添其生色也。夫以穷海远裔之区，有存诚守义之志士，舍生就死之王孙，又有英雄豪杰懋建殊勋，

标名麟阁，至于高人隐士，闺壺节烈，又昭昭在人耳目间。则台湾之外志不可不修也。

余与江子东旭，本会于西粤苍梧，阅其所辑《台湾外志》。其中诛犯顺不屈之人，存亡国尽忠之事，不致荒外年久湮没，诚圣世之公论也。且备录文武职名，详载各官事实，俾后来稽古儒生，知开创台湾者建其业，攻克台湾者显其功，归顺台湾者识其时，死难台湾者彰其节，据事直书，以外名之，深有得于春秋之义，正合我皇上劝忠劝孝之大典，岂非有功于名教之所为哉？则斯志之作，堪与经史并传，而东旭之才情识力，直与左、庄、班、马照映先后，同垂不朽。余平日以郑经守义，羨成功之有子，以术桂尽节，欣胜国之有孙。今览斯志，相为符合。

余与东旭未面而意气相孚，既面而倾盖如旧，故不禁欢欣鼓舞，笔一言而弁其端。

螺阳洛水庚弟苳臣氏吴存忠拜书于西粤苍梧署内。